

沖冠嶺編纂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
三

卷之三 目次

入明北全北北毛織全織織比	田智錄	條錄利田	田田條
親光長	氏氏元氏	信右早	
真秀氏	政康就	長府雲	
	下上		
安親青全全安清安青類全青	積山	積山積山	山
覺襄光	信光信壽襄	延延	延光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722
3



文庫11
A1722
3

柳田泉文庫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卷之三

東京 沖冠嶺正脩編纂

北條早雲

青山延光

擁土地人民之富。保數百年之久。豈偶然哉。祖先必有所尚。子孫必有所守。故能上下輯睦。國家之勢。盤結膠固。而不易拔也。雖其子孫有暴肆昏凶。以取禍者。而其祖先之遺澤。淪浹於民心者。有所未盡。則賴以興復。亦為不難也。吾觀鎌倉北條氏之據天下。其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

卷之三

智術不為不巧。然其所以待源氏者。極天下之慘毒。而子孫相繼不墜其業。九世而後滅者。蓋有以也。夫關東天下勁兵之處。而鎌倉聚關東勁兵。譬猶養虎豹。有不易制者。而諸國之吏亦皆用武夫。譬猶驅虎豹。牧馱犢。有不易馭者矣。而北條氏之立國。天下有事。則投袂而起。身先士卒。跳盪奮呼。毫無沮撓。雖梟猛如和田者。亦有所不避。天下之至猛也。而其所以待民則孤窮必恤。冤枉必察。天下之至厚也。威猛足以懾伏豪傑。寬厚足以撫綏人民。豪傑畏其威猛。故

不敢縱暴其民。人民服其寬厚。故不復離心。無事則八州之民可安坐而治也。有事則八州之豪可一麾而聚也。是北條氏之家法。而子孫世守之。此其所以保九世之久歟。其後伊勢氏據伊豆。冒北條氏。遂雄於關東。余觀其所為。蓋襲鎌倉北條之故智矣。何則。關東之民固嘗苦高時之橫虐。相與殄滅之。則冒其氏者宜深惡之。而今反愛戴之。安知非泰時時賴之遺澤哉。夫高時橫虐。不得不亡。而後之有關東者。竟無有寬厚慈惠如泰時時賴者。則其政蹟之美。國人

有不忍忘者。而又困於武人之虐政。則其所以念北條氏者。愈久愈深。亦自然之勢也。早雲之興。實乘此機。而嚴其故智。故人民欣然歸心。早雲之言曰。君者父也。民者子也。安有父焉而不愛其子者耶。何其仁厚也。而其取伊豆。取小田原。又何其飄暴迅疾也。時人所謂獍猛如神。慈厚如佛者。卽北條氏家法。而早雲之嚴之也。亦明矣。後世子孫徒學其武猛。日夜攻戰。以爭尺寸。而不知祖先之所以立國者。自有道安得不覆亡哉。

織田右府

青山延光

凡事取目前之快。而不深究異日之利害者。非英雄也。亂世之雄。唯武是極。攻一城。唯恐不拔。伐一國。唯恐不取。晝夜爭戰。必克而後罷。快則快矣。然此豈足以取天下哉。取天下者。城可拔而不必拔。國可取而不必取。審彼我之勢。究利害之源。故天下之所爭者。或不之爭。而一旦奮起。則嚮之所不爭者。皆不得不歸我。然後天下無不可拔之城。無不可取之國矣。斯之謂英雄。吾觀織田右府之為人。雄猛果於殺戮。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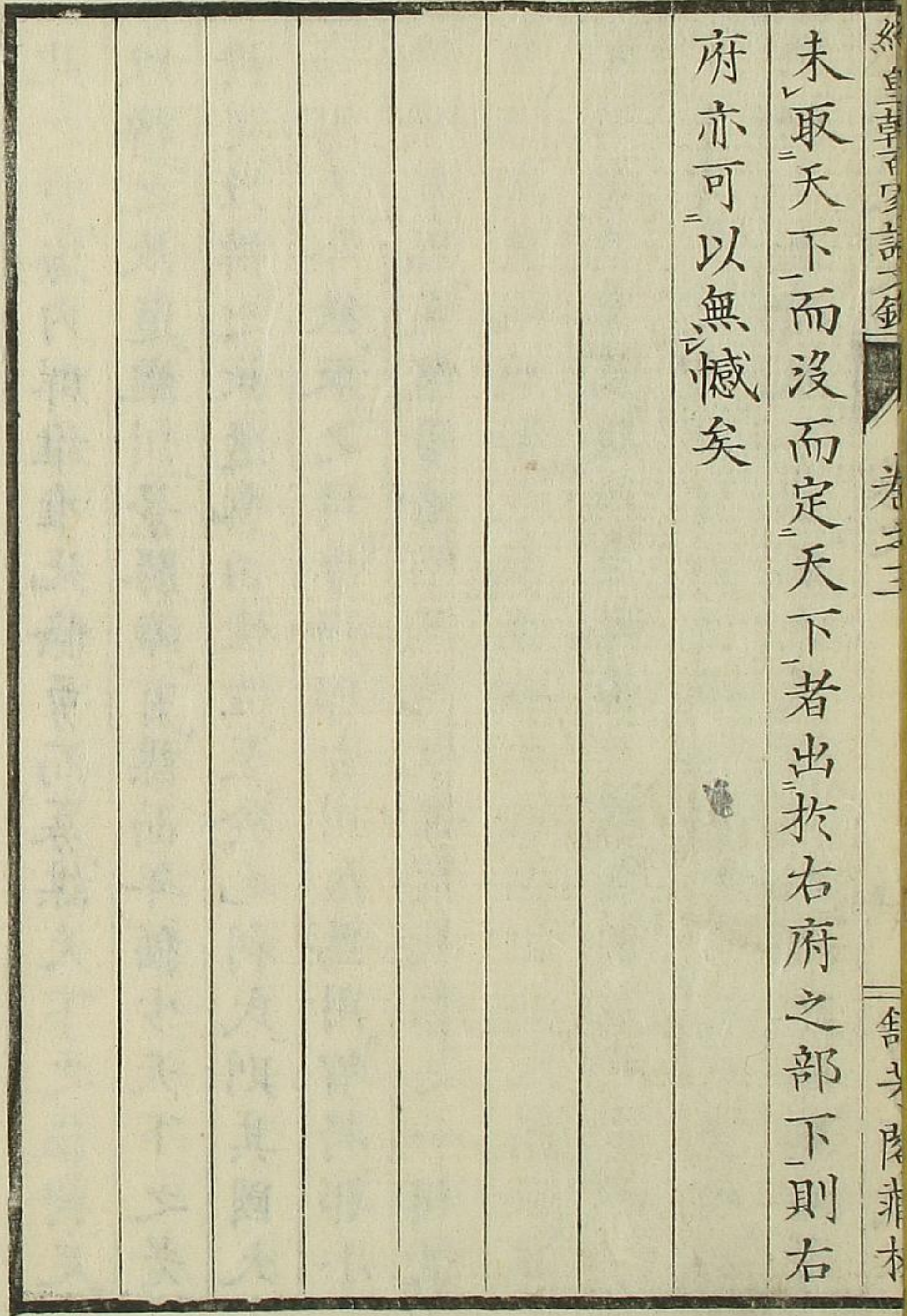
於利害似不能深究者然觀其所以經畧天下則深謀遠慮有不易測者何以言之今夫長篠之捷乘勢長驅則甲斐可滅也姊川之役乘勝窮追則小谷可拔也而右府不為當此之時天下之所畏者謙信而謙信之所日夜窺伺者右府也而武田勝賴介在其間謙信宜先滅之以圖右府而不之為者蓋有術矣謙信豈不欲取甲斐乎然其言曰吾與其父爭而不欲取及其子而取之吾不忍為也謙信固嘗負義勇之名今為此言誰不之信即勝賴亦必傲然曰彼不

復擊我我無還顧之憂奈何不擊織田氏此其所以日夜西兵而在謙信則固謂彼猛而無謀不能克織田織田必能滅之而織田之力亦竭然後吾宣言甲斐吾所不忍取而彼敢取之吾為武田擊織田則甲斐之人孰不之應其術蓋如此夫謙信與信玄爭而不解故右府得闢其國今信玄既死謙信乃將使右府與勝賴爭而後并吞之此英雄爭國之術而右府知之故甲斐可取而不取者以此也至姊川之捷則不然長政義景相為唇齒而義景既敗小谷之勢孤

矣況小谷名城長政名將拔名城滅名將此宅人之
所竭力而爭願右府乃不之為蓋名將而守名城雖
摧敗困蹙之餘譬之猛獸傷而據穴吾執戈殺之彼
必將跳騰踴怒極其力而後死則我亦勞矣况越前
未滅彼猶有所恃則其所以激厲士卒者未必無術
故小谷可拔而不拔者以此也異日越前滅然後取
小谷謙信死然後滅甲斐繇此觀之右府之謀可謂
深而其慮可謂遠矣若夫右府之善用人則天下後
世之所知有不待論者而其所以為實有不易測者方

此之時海內群雄唯北條勇而寡謀天下之猛將足
以辨之故遣瀧川景勝雖有謀而年猶少天下之老
將足以辨之故遣柴田佐佐至於毛利氏則其國大
而有人今欲取之用勇將耶吉川在焉用智將耶小
早川在焉是智勇皆不足用唯器度恢廓之一羽柴
足以搯其吭而奪之氣故命之羽柴而兩川果知其
不可當此其審彼我之勢者可謂明矣嗚呼右府於
天下國家則不取目前之快而利害是究唯其所以
待將士者時或不能然此其所以取禍歟雖然右府

未取天下而沒而定天下者出於右府之部下則右府亦可以無憾矣



織田信長

賴

襄

織田右府以不世出之畧定二百年難合之天下事成十六七而身弒業殞誠為可惜而明智光秀一羈孤客耳為右府所擢拔推食食之推衣衣之封土豐足何苦而至剗刃君腹乎賴襄曰嗚呼雖無光秀右府未必免於禍也何以言之或曰右府遇臣下無禮屢罵辱光秀所以取其怨也襄曰不然夫戰國英雄其君臣相與不可以平世之意律也彼視足利氏動稱禮式喜修邊幅也常嗤笑之故決壞其藩籬握手

強酒箕踞朝詈以結其歡而得其死命遇諸將皆然何獨施之於光秀光秀亦何以此為怨哉且受恩如此之大見其無禮亦宜忍而受之也不忍於屈己而忍於殺君所不忍者小而所忍者大何耶蓋所忍大者所不忍亦有_下大者也非受無禮之類而已也右府百戰鏖滅四方故家而以己功臣代之然視其難取也故奮於與之矣而不可不與不與則彼不為我用也故姑與之使彼為我用然後因事除之以奪前所予或舉其舊惡如林通勝佐久間信盛是也或誣其

有友心如荒木村重是也右府初許村重以取攝津自封而聽讒誅之讒之者即光秀也光秀亦知右府聰明非惑於讒者矣而敢組織之者知右府心在於誅而奪之也誅村重而奪其攝津不待吾言之畢則安知不誅吾而奪我丹波亦如村重也哉而吾可忍而待之乎是光秀之所以先忍於君也豈獨光秀為然諸將皆然如羽柴秀吉欲養右府之子讓之其封邑其受西征之命又預言其不敢受大賞右府與之播磨而入覲傾其國充貢獻以為不知此則右府之

心不喜而我之身危矣故當秀吉之聞此變也不甚驚動立班師復仇如曰吾知必有此事也如柴田勝家扶右府之孤以抗秀吉類不忘右府之恩者然彼初與林通勝同圖右府者也右府赦而用之為北面大將與之越前通勝既被罪矣勝家心自危曰次將及我也故右府早死光秀之手而此輩或建復仇之功或得扶孤之名耳使其不早死吾恐其君臣終始未知其何如吾意雖無光秀而右府或不能免於禍也大凡人之感恩不在其跡而在其意意誠欲施之

雖不能施而人感戴之意非誠欲施之雖能施而又
不德之甚則反怨之况既施而又奪之其取怨也甚
於未施之前矣嗚呼可不思哉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織田信長

青山延壽

天下所服乎明主者量也。所服乎英將者才也。非曠世之才不能以制天下。非超世之量不能以容天下。有容天下之量者天下明主也。有制天下之才者天下英將也。織田右府天下英將而非天下明主。有曠世之才而無超世之量也。論者謂英雄者不可律以法度。律以法度是世俗之見。書生之談。非所以待英雄也。余以為是亦書生之談。世俗之見。非天下公議也。凡非法度不能治天下。苟不以治天下之道而曰

厚待英雄。則吾未之信也。惜乎。右府之業。殆成而敗。天下之治。將致而亂。顧其賞足以收人心。而其刑不足以服人心。其奉上之義。足以得天下。而其待下之仁。不足以服天下。蓋仁之服天下。非義之所能及。刑之失人心。非賞之所能償也。請嘗論之。刑罰天下之柄也。用之出於誠。則誅一人而天下懲。赦一人而天下勸。是故明王。怨有所赦而不誅。德有所誅而不赦。夫有德於我。而負其所事。是天下之賊臣。誅之可也。有怨於我。而不負其所事。是天下之忠臣。赦之可也。

右府之英明。非戰國群雄之比。願其禽善住也。宜告之衆曰。彼嘗窘我崎嶇之際者。固其職耳。我有何怨。彼亦有何罪。速赦去之。天下將曰。善住猶赦不誅。而况無怨者乎。然則天下之士。皆欲爲之臣。天下之訟者。皆欲告之右府。不啻服其量之大。而感其德之深也。右府則不然。忍之前日而發之今日。其刑戮之慘。曾亂臣妖賊之不如。此非所以示誠於天下。其何以不負天下之望乎。松永足利氏之賊也。吾意右府之佐足利氏。宜聲其罪以討其惡。則其兵之正。其戰之

義使賊倒戈自攻之不暇。何難之有。惟其一舉足以正君臣之義。勵天下之忠節。三綱以是立。四維以是張。諸侯之亂可傳檄而定。天下之治可翹足而俟矣。右府則不然。許其乞降。不問其罪。一且辱之。稠人廣座之中。是以爲足誅天下之賊乎。抑非所以示義於天下。其何以不負天下之望乎。夫尊崇王室。排斥異端。如右府。網羅人才。揣摩天下。如右府。禁軍劫掠。問民疾苦。如右府。復朝臣之封。賞閭里之孝。如右府。剛決勇斷。百戰百勝。未嘗敗衄。如右府。而何其得天下

之難也。雖曰四海分裂。群雄割據。不可速服。未始不由其濫刑暴殺。實負天下之望也。嗟乎。古之明主。非好用兵。非利天下。誅不仁而拯民。不得已耳。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而其法則爲天下之師表。其恩則爲天下之父母。宜其得天下也速。其保天下也久矣。今右府有曠世之才。而無超世之量。顧其志愈伸。而其驕暴益甚。則天下之士。果何所服焉。蓋驕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暴不與災害期。而災害至。縱得志於天下。其能久乎。吾嘗觀右府之爲

人剛明英武。無所畏憚。其意必謂。吾能奉上。於下何有。吾能用賞。於刑何有。是恃其賞足以收人心。而不知其刑足以失人心。唯恃其奉上之義。足以得天下。而不悟其待下不仁。足以失天下。惜乎。其不能推奉上之義。而待下以仁。卒不免為明主之驅除也。雖然。戰國群雄。不知奉上之義者。抑亦右府之罪人也歟。

○織田氏

安積 信

名數之不明久矣。足利氏凶逆奪天下。遺德餘習。淪入之心髓。亂臣賊子。接迹於海內。先王之善政美俗。蕩然掃地而盡矣。於是天下大亂。英雄割據相爭者。凡三十餘名。獨天降大任於織田氏。使之定數百年之騷亂。其輔將軍尊天子。焚叡山。屠長島。平諸州。討兇逆。勲業赫烈。可謂曠世英主矣。然而其知審於利害。而不察於名教。賞罰失當者不少。豈不惜哉。松永久秀事三好。則弑三好事。義輝則弑義輝。罪不容誅。

乃其勢窮而降也。宜戮之以正弑君之罪。明名教於天下。而非唯不加戮。反與郡邑。是賞不忠也。明智光秀質其母。誘殺丹波國主秦秀治。敵人大怒。磔殺其母。非光秀自殺之也。一間耳。尤宜正其罪。以明大義。乃置而不問。賜以丹波。是賞不孝也。且光秀忍于母。能无忍于君乎。然則本能寺之變。非光秀弑織田氏也。織田氏自致弑也。或曰。天下潰亂。既數百年。唯知攻城野戰之功。求利而已。曷嘗知仁義禮樂爲何物哉。子舉聖人之道論之。猶奏韶簫於鷄鶩之側。被狙

猴以三代之衣冠。彼不艷然怒。則啞然笑。甚哉子之迂也。余曰。道之在人心。萬古一日。不以堯舜而加焉。不以桀紂而損焉。戰國之士。果无此心。皆化爲鬼魅也。忠臣孝子。貞女烈婦。出於戰國之間者。班班史籍。亦足見民彝物則之不可泯矣。織田氏英主。豈无仁義之心哉。其征北畠具教也。柘植某弑具教以降。織田氏讓之曰。汝爲人臣。弑其君以降。不可赦也。斬以徇。此其正大光明。足以扶植方古之綱常矣。然而不誅久秀與光秀者。乃爲利害所錮也。他日嫉二人太

甚慢罵之。楚撻之。如仇讎。蓋雖一時為利害容忍之
 竟有不慊焉者。其心之不可昧亦可見矣。向使織田
 氏不為利害錮其心。而捕二人誅之。非唯明名教於
 天下。抑免弑逆之禍也。惜夫。

毛利元就

青山延光

毛利元就攻出雲七年而舉之。可謂久矣。然兵鋒不
 挫。財用不匱。糧食不竭。國人不苦。古今竒之。夫七年
 之久。戰不能無利鈍。年不能無豐凶。元就何術而如
 此也。尼子氏雖衰弱哉。然藉累世之儲蓄。城守七年。
 亦已壯矣。則攻之者。安保士氣之不耗竭。而敵人之
 不乘釁。元就又何術而如此也。豐太閤帥天下之兵。
 以圍小田原。不拔者數月。而兵鋒頗衰。元就子隆景
 進休兵鼓勇之說。然後能克之。隆景之策。蓋出於元

就則元就之取出雲。果用此術歟。抑亦有奇謀秘策不可得而測者歟。曰不然。元就蓋有一術而當時不知。其術非佗以寬惠收人心耳。方尼子氏之城守也。其所憂者非士卒之不精則城壘之不堅也。非糧食之不多則器械之不利也。而元就務撫恤降附以收其民心。民心日離。尼子氏而七年之久。愈益問其疾苦。恤其孤窮。故尼子氏之於元就。防禦非不力。謀慮非不深。唯其民日離而國日孤。所以不免淪滅。尼子氏非至愚者。淪滅而不悟。亦有由矣。應仁以來。天下

幅裂。何年無兵。何地無戰。亦唯以力相轉。以譎相傾。而未有能收民心者。能收民心者。東有早雲。西有元就耳。尼子氏之不悟亦宜矣。何以知其然也。元就嘗從大內氏攻出雲。進策曰。宜先撫納而後力攻。大內氏不從。敗而還。夫佗人之攻出雲。元就猶欲試是策。即其自用之於佗日亦明矣。人心苟歸我。則兵鋒何繇而挫。財用何繇而匱。糧食何繇而竭。國人何繇而苦。故取人之國。莫善於先收其民心。元就晚年出雲嘗亂矣。尼子勝久以驍武之姿。據其故土。而輔以山

中幸盛之雄猛。宜其盤結不拔。而毛利氏之兵一出。則所向無前。勝久曾不能保立錐之地。此可以見民心之不復思尼子氏也。其所以不復思尼子者。豈偶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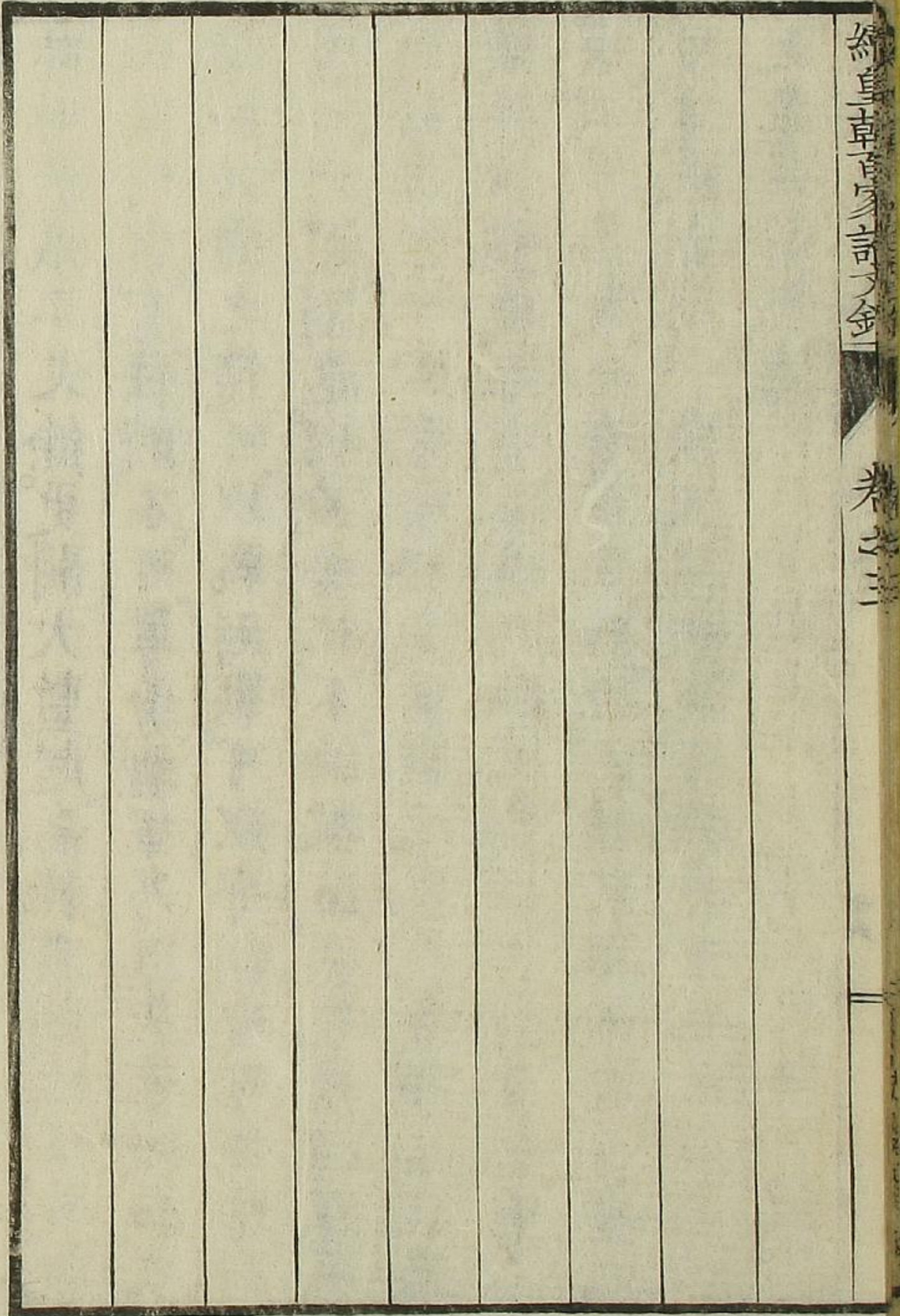
○北條氏康

安積 信

北條長氏奮赤手取豆相二州。氏綱氏康亦皆一時名將。遂畧定八州。何北條氏之多賢子孫也。或曰上杉謙信攻小田原。氏康嬰城不肯出戰。後武田信玄圍小田原。亦然其畏甲越。如虎則名將亦怯乎。曰此乃所以為名將也。軍志曰知難而退。氏康固知甲越之不可抗。與其終不能拔。故堅壁清野。以老之。及其惰歸。而出輕騎躡之。奪其輜重。是不戰而屈。人兵能以怯勝者也。非名將而能之乎。當兩上杉與足利晴

朝大舉圍川越時氏康提兵八千援之大敗八萬之衆名震關東八州豪傑悉降蓋其以寡兵當大敵決然不疑者固已知兩杉諸將之易與故聚之川越一舉取之如探囊中物是能以勇將者也昔者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於渭水亮屢挑戰懿堅壁不肯出亮遺以巾幗婦人之服其麾下皆以爲怯既而亮死蜀師退此亦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懿之討孟達也六隊並進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是兵法之所甚忌而遂拔堅城斬孟達是豈真怯者也哉梁韋叡禦魏師於安

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議其怯叡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魏軍乃退夫審彼我之勢知強弱之情可以戰則戰可以守則守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因時變化不拘故迹岳飛所謂運用之妙存于一心者當於是焉觀之矣氏康頗通韜畧故能怯能勇非有全勝之策不動非名將其孰能之若武田勝賴知勇而不知怯知進而不知退長篠之役慎諫自用一敗不復振矣予特表而出之以爲世之專勇者鑑焉



○北條氏政上

安積 信

明主之治國。擇忠良而任之。其立制定法。必以經常
簡易爲要。經常則易守。簡易則易從。故民安而國治。
及其衰也。職不得其人。法令繁多。文簿填委。勾稽期
會。不勝其煩。是以吏愈多。而事愈亂。向者一人理之
而有餘。今則數人理之而不足。向者一日治之。而有
餘。今則數日治之而不足。簿領之叢脞。訟獄之寬滯。
廩祿之冗費。苞苴之交通。莫不此之由也。叔向有言。
國將亡。必多制。豈不信然哉。北條氏親以羈孤窮悴

之身披荆棘立基業法令簡易士民悅服氏綱氏康承其緒遂翕定八州迄于氏政不思祖先葦路檻樓之勞妄自尊大好奢靡近小人氏親之業衰矣時有浮圖通觀城門榜令曰北條氏將亡矣或問之曰三五十年前榜令四五條而已今則三陪焉夫德薄則政滯政滯則令煩令煩則衆離衆離則君孤立矣不亡何待由是觀之氏政之亡不在于豐公東征之日而在于政令煩多之日矣而氏政不知耽宴遊喜聲色譬猶卧于積薪之上而不知火氣燄燄已發于其

下也諺曰旁觀者知當局者迷人之智不必相遠也惟爲私意之所錮利欲之所蔽遂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者徒恃威力之猛法令之密而不知經常簡易之爲可貴是以僂然行脚僧猶一見知其亡矣况雄畧不世出之豐公固知其亡久矣故斷然用兵而不疑不亦宜乎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北條氏政下

安積 信

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為將者不可不察也。予觀氏政之用兵。與此語相背馳。能無亡乎。豐臣氏之遣使趣其入覲也。趙趙不果。反請沼田。太閤偉畧。固已籌之熟矣。然勉強副其意。氏政猶不入朝。顧出不遜語。於是太閤用兵之意決矣。親率精兵二十五萬。征小田原。氏政不敢西嚮。發一箭。僅遣氏勝諸將守山中。已則擁兵數萬守孤城。坐待大敵。何也。氏政蓋謂往年上杉謙信提十萬之兵攻小田原。乃父守城

不出戰。遂解圍去。後武田信玄入小田原亦然。我家已有成法。西師曠日持久。必師老糧竭而歸。我可得志矣。甚矣不知彼己之勢也。氏康智勇絕人。知甲越二主不能拔。故堅壁老之。今氏政才不及乃父。豐太閤雄畧偉度。又非甲越所及。而麾下名將盡一時之選。氏政顧欲比之平氏富士川之役。愚矣。毛利氏土地兵馬之強。過北條氏而輔之以二川之雋。然知太閤可霸天下。不乘其危而返與之和。此神解孫子者。氏政此之不師。徒守故轍。何異於馬服君子讀父書。

而敗死哉。予爲氏政籌之者。初太閤徵其入覲。即束裝上道。推誠求哀。保祖宗舊業。上策也。不然則拾八州諸城。悉聚于小田原。可得兵八萬。散金帛。饗將士。慷慨流涕。示以必死。一軍自函根下。一軍自韭山出。大戰于富士山下。決羸輸於一時。是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或可以僥倖。乃一即敗死。亦不失國君死社稷之義。中策也。擁大兵。據孤城。坐待敗亡。是爲下策矣。昔新田義貞率大軍攻鎌倉。尊氏親督將士。下函根而戰。大敗之。毛利氏之殲陶全。姜於嚴島。織田氏

之殪。今川義元於桶峽。此皆氏政所宜師也。氏政既不出於上策。又不出于中策。顧以下策爲得計。其亡無足恠者。雖然。守孤城。禦二十萬之衆者。半歲。太閤終不能得一首級。僅以詭計降之。蓋非氏政之力。乃麾下將士捍禦所致。亦可以想見八州英武之風矣。獨八州將士曾無一人爲氏政畫此策者。何也。或曰。北條氏規嘗言之矣。

北條長氏

青山延光

擁土地。人民之富。保數百年之久。豈偶然哉。祖先必有所尚。子孫必有所守。故能上下輯睦。國家之勢。盤結膠固。而不易拔也。雖其子孫有暴肆昏凶。以取禍者。而其祖先之遺澤。淪浹於民心者。有所未盡。則賴以興復。亦爲不難也。吾觀鎌倉北條氏之據天下。其智術不爲不巧。然其所以待源氏者。極天下之慘毒。而子孫相繼。不墜其業。九世而後滅者。蓋有以也。夫關東天下勁兵之處。而鎌倉聚關東勁兵。譬猶養虎。

豹有不易制者。而諸國之吏亦皆用武夫。譬猶驅虎豹。牧駒犢。有不易馭者矣。而北條氏之立國。天下有事。則投袂而起。身先士卒。跳盪奮呼。毫無沮撓。雖梟猛如和田者。亦有所不避。天下之至猛也。而其所以待民。則孤窮必恤。冤枉必察。天下之至厚也。威猛足以懾伏豪傑。寬厚足以撫綏人民。豪傑畏其威猛。故不敢縱暴其民。人民服其寬厚。故不復離心。無事則八州之民可安坐而治也。有事則八州之豪可一麾而聚也。是北條氏之家法。而子孫世守之。此其所以

保九世之久歟。其後伊勢氏據伊豆。冒北條氏。遂雄於關東。余觀其所為。蓋龍鍾倉北條之故智矣。何則。關東之民。固嘗苦高時之橫虐。相與殄滅之。則冒其氏者。宜深惡之。而今反愛戴之。安知非泰時時賴之遺澤哉。夫高時橫虐。不得不亡。而後之有關東者。竟無有寬厚慈惠如泰時時賴者。則其政蹟之美。國人有不忍忘者。而又困於武人之虐政。則其所以念北條氏者。愈久愈深。亦自然之勢也。早雲之興。實乘此機。而嚴其故智。故人民欣然歸心。早雲之言曰。君者

父也。民者子也。安有父焉而不愛其子者耶。何其仁厚也。而其取伊豆。取小田原。又何其飄暴迅疾也。時人所謂獍猛如神。慈厚如佛者。即北條氏家法。而早雲之嚴之也。亦明矣。後世子孫徒學其武猛。日夜攻戰。以爭尺寸。而不知祖先之所以立國者。自有道。安得不覆亡哉。

明智光秀

賴 襄

大逆之臣。或出於多恩之君。而謂少恩之君。必出大逆之臣者。非也。明智光秀之弑逆。世皆謂信長少恩所致。不深罪光秀。我獨謂天下之多恩者。孰若信長哉。光秀非一流人乎。信長乃推衣而衣之。推食而食之。其所百戰取者。舉而封之。土地兵馬。儼然大諸侯也。拔一流人。為大諸侯。天下之多恩者。孰若信長哉。且夫君之於臣僕。苟舛我意。粹而誅之耳。至若夫箠罵。則父之於子。希其改也。信長箠罵光秀。子視之也。

其恩意不亦厚乎。且受其箠罵，裂眦而報。是路人不
相下之情也。光秀報父子之恩，以路人之情。其逆滔
天矣。而論者不深罪之。而謂信長少恩所致。是助大
逆之臣。而擊多恩之君也。我則不忍。然我亦將有罪。
信長曰：將何罪。罪其多恩也。君之於臣，宜少恩，不
宜多恩乎。曰：不然。少恩所以多恩，而多恩所以少恩也。
曰：何謂。曰：不畜其土地兵馬，輒與之臣，所謂多恩也。
然彼以為當然，自視不下君。君一辱之，咆然而起。而
不勝固誅。勝亦誅。是君啗臣以恩，而陷諸芒刃也。而

猶謂之多恩乎。夫所謂少恩，何也。殺其權，少其力，畜
而與之節，而授之斗斛之錄。彼將感戴，然後駕而驅
之。雖有百光秀，則逐逐然隨我所指。箠之可也，罵之
可也。各保其祿，傳諸子孫，非少恩致之也乎。而信長
不少恩，而多恩，猶飽悍馬，縱其銜勒，而箠之。莫恠其
踉齧，而踉齧之後，馬亦為人所斃。馬何罪。罪在飽而
縱之。我罪信長，罪之也耳。故信長之多恩，所以少恩。
則世之謂之少恩，亦宜矣。謂少恩之君，必出大逆之
臣。又亦宜矣。而世不知其少恩之原於多恩。我故曰：

大逆之臣或出於多恩之君

入田親真

安積 覺

入田丹後守親真左京大夫大友義鑑重臣也常患
世子義鎮之疆暴屢規諫之又憤津久見美作守姓
尾張守田口藏人齋藤右衛門小佐井大和守等邪
佞用事請義鑑欲除之義鑑聽其言天文十九年二
月九日竊命近臣誅齋藤小佐井義鑑親檢其首畢
入内夫人曰津久見田口尚全首領乎侍女有其親
戚者密泄此語於是津久見美作守尾張守孫太郎
田口藏人相與謀田等死耳與其徒為俎上之肉不

曰行大事乃潛使侍女為內應夜匿寢室中偵其寢
 揮斧刃齊發弑夫人邦幼子義鑑重傷番直士宗像
 民部田北將監等聞變入鬪遂殺四人者及曉義鑑
 病創而卒及義鎮嗣立以親真每為訐揚已非將殺
 之有人告之因勸去親真謝曰凡為人臣者忠諫逆
 耳而死固其所也偷一朝之生污萬世之名我不為
 也乃自潰腹而死時人莫不歎其忠烈焉大友興廢
 記筑紫軍記所錄述如此又九州治亂記曰親真倭
 而有寵善逢迎義鑑盡于繼室愛其所生到明子按義鑑法

名到明寺松山紹康其子曰到明而恒有易世子之子他無所見未詳今一從本書

志繼室日夜泣請欲以親真為援請以到明子託之
 義鑑謂親真曰我欲廢義鎮而立到明子為嗣汝意
 何如對曰御曹司聽悟絕倫人以為親世再生立之
 誠大慶義鑑大悅使義鎮以治疾如別府溫泉召執
 政齋藤播磨守小佐井大和守津久見美作守田口
 藏人諭以其意四人同辭對曰世子無罪何故見廢
 臣等未見其可不敢奉命義鑑不喜而罷及晚召齋
 藤小佐井誅於城門津久見田口稱疾不至入自後

門紹到明子近習曰久不謁御曹司願一見卽抽刀
突入戕到明子并殺其母遂弒義鑑事起倉卒內外
騷亂左右擊殺津久見田口告急別府義鎮馳還親
真懼禍及據采邑反戶次鑑連齋藤鎮實急攻之親
真奔城走阿蘇大官司藤原惟豐妻父也故往肥後
依之惟豐誚責親真曰汝離間骨肉悖逆無道無所
逃罪背城決戰力屈而死不失壯士之名猶之可也
今狼狽來奔矍屈鼠伏天神地祇寧汝容乎遂斬其
首送于豐後義鎮梟之州人莫不稱快澹泊齋曰忠

謂之忠佞謂之佞天下公論也烏有一人之身而薰
蕕冰炭如此相反者乎蓋由毀譽牽於愛憎傳聞出
於泛濫遂致紛紜扞錯而善不得褒惡無所貶叢說
稗史之不足憑據類如此而治亂記率多鑿空杜撰
之說尤不足信至義鑑被弒夫人罹慘則大友譜牒
所載雖不言其故而興廢記軍記之說不誣也機事
不密謀及婦人宜其及也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卷之三終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
卷之三

010190531142

48-13158

